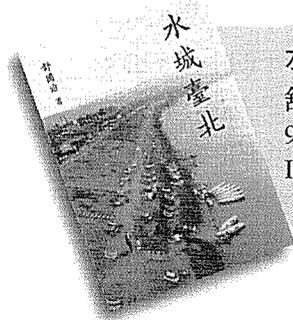


舒國治《水城臺北》的文學地景

陳瑤玲 ◎ 文字工作者



水城臺北
舒國治著/皇冠
9911/303頁/21公分/平裝/300元
ISBN 9789573327332/855

✧ 前言

舒國治《水城臺北》，用眼於臺北都市生活的種種，懷想並素描臺灣五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水城臺北的滄桑與瞬息萬變。舒國治以直接、類似回憶錄方式呈現他在臺北生活的經歷。全書十六篇散文，大半篇章記敘童年以迄現今臺北的印象，佐以四〇、五〇年代的黑白照片，訴說臺北地景與人文遞嬗的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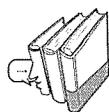
本書文體省淨、文白相間，疏淡中有雅致、自然天成、文辭優美、用詞準確。隨著敘述者漫遊臺北地景，寫臺北早年的水田、溪渠、池塘、竹叢。舒國治在《水城臺北》中嘗試描述臺北地景對人群的意義，關懷人群的臺北經驗。

✧ 傳遞一種地方的感覺

臺北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是獨一無二的，如同舒國治書中所言，臺北是臺

北人自創的美感城市，沒有公園文化的生活法門，然而，他們卻快樂的生活在新創的水泥柏油的叢林裡，室內即是臺北人優遊的山林，由先前的水城變成現在的陸城。不但如此，臺北人沒有去公園賞花之舉，只有到花市買花回家自栽自植自插自賞的純粹抽晰智思。《水城臺北》描繪著人群與空間的情感、情緒的關係，也是舒國治的核心經驗。

每一個個體的地方感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獨特的。不可避免的即使住居在相同地區的人和人之間，亦有地方感屬性的差異，因為人類身體的不可分性，加上不可能有二個物體會同時佔據同一個空間；而且，任何二個個體路徑在定義上排除了積累式的計畫參與元素會有相同的時空細節的情形。(注1)因此，對地景意義獨特的關切，可以在舒國治的書裡得到呼應：「那時的臺北，是水渠密佈、水田處處的臺北。每個臺北人都受到水的籠罩。婦女浣衣，在隨處可見的小溪小河邊。人們行路，常沿著河或溝，並隨時準備過橋；甚至推開家門就見一塊天天踏跨的橋板。早晨開來的公車，車皮上還沾著水珠。學子要推出上學的自行車，必先用抹布抹一把，將坐墊上的水氣拭掉。走路上學的，經過田埂，球鞋或小腿上沾染的，常是細草上飽滿滾圓的露珠子。」(頁13-14)



「我從來不懂得賞愛草，因為臺北的草又粗又刺。『綠草』固有，卻不『如茵』。學校裡要你拔草（那時有所謂『義務勞動』措施），連根拔起，以免它吃取旁邊樹或花的養分，有點『益蟲害蟲』那套理論的味道。多年後看見美國人躺在草地上能看書、能睡覺、能很篤定做任何事，我心道，哇，好厲害。」（頁19）

在舒國治的《水城臺北》中，我們找到過去有關臺北水城生活點滴的詳細描述，對臺北地景表達的經驗，提供了分明的區域認同。艾蘭·普瑞德說：「一個真實的地方感，多半是不自覺的，一序列被深深感動的意義，建立在對象、背景環境、事件，以及日常實踐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基本特殊性的性質之上，它不再被視為是什麼，而是應該是什麼」。（注2）舒國治寫著：「若說我成長後猶有懷戀臺北的景，不是指賞玩的勝景，指的是苦樂不得不與共的村里雜景。譬似說臺北沒有湖，只有池塘；湖上賞蓮，你得特別向外找地方。池塘上只有浮萍，並且你還不賞它，你撈起它餵鴨子。」（頁22）、「臺北各處是一片片的網。門與窗也籠上紗。晚上人們鑽進蚊帳裏。它不通，也不透，層層包圍著你；加上水氣朦朧，塵土迷揚，再加上蚊香裊裊，路燈昏黃，有時若是深巷盲人笛聲幽幽，整個構繪出一幅現下想來不失清美而當年過來難以消受的悲歡交雜之情景。」（頁23）

從上面文字可看出：臺北過去只有遍地的「池塘」與清苦蕭瑟的淳樸生活。舒國治是臺北都市生活的詮釋者，讓臺北城市空

間變得清晰易解。因此，《水城臺北》不僅作為臺北都市生活的「資料」，也表達了他對臺北社會與生活的信仰。凱文·林奇說：

「城市可以被看作一個故事，一個反映人群關係的圖示、一個整體和分散並存的空間、一個物質作用的領域、一個相關決策的系列或者一個充滿矛盾的領域。」（注3）就像《水城臺北》述說著：「臺北人有家產上五千萬、一億的，所住的公寓總是那麼牆薄、屋頂低、家具粗劣、窗材鄙陋，甚至坪數居然出奇的小。臺北人便真有那分謙沖的能耐，He can do better than that，然他就是安於如此。……」、「臺北人睡的床，靠的床頭櫃，坐的沙發，吃飯的飯桌，寫功課的書桌，蹺腳的茶几，放電視的架子等等，實在品質低劣，並且美感極差。這也是極特別的一個情況；臺北人吃得好，穿得也有好品，開車也不乏開好車，但起居所用之器具與所待所住的房子，竟是出奇的差。」（頁245）

通過舒國治見證臺北生活的書寫，我們體認到臺北人實際的面向，舒國治經由「過去與感覺結構更清楚地知道社會及歷史脈絡對個人經驗的衝擊。它不再被描寫成自主心靈的產品。一般說來，它不會把自我的成長、意識的交替，以及意識型態從整體之中抽離。它被視為民族、地方文化等等整體複雜關係中不可分離的形成過程」。（注4）因為感覺結構「在結構歷程連續性的時空之流中，透過人們活動的參與，地點的連續性的形成過程和意識形態一起被製造和被維護、製造和維護」。（注5）

✧ 懷舊的空間

在《水城臺北》中，對於臺北「水城」生活方式的逝去／結束，舒國治有著深濃的憂傷情懷。舒國治歡頌著過去河川、溝渠、灌溉水圳，並藉由地方和情感的召喚，試圖喚起臺北過去自然中令人讚嘆的感受。

產生感覺結構的「特殊活動」，總是發生於特定的地域或地方——這種條件分授了地區的向度或特質，給它的每一個世代的表現。那些活動，因此同時也是特定地方的形成過程的一部分。（注6）舒國治將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臺北時空加以對比：「無色，及其以前的黑色、暗紅臺北，是最美的臺北，是眼睛的黃金時代。五、六十年代穿過卡其服、戴過軟布棒球帽的學子們知道那是一個值得懷愛的素樸歲月。」、「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樓房開始加色、加光（瓷磚），一如書本封面要加一層PVC，以杜絕濕氣之侵，以保持多時常新，甚至以光彩耀人，從此，臺北『變色』矣。」（頁41）

「懷舊」成爲某種回顧與收藏的特殊複雜情愫，在舒國治《水城臺北》形成特殊的意涵。舒國治透過戀舊的方式重回現場：「沙洲、卵石、雜草，是臺北水城孩子習見的風景。而這風景，怎一個荒字了得？我在這樣的景致中成長，日後遊山玩水或是無事遐想電影選景，總會不自禁的以這分景義作爲品味傾向。」（頁29）

在《水城臺北》中，我們可以深刻明瞭：「人文景觀是地理物質的人化與符號化」（注7）「物質的空間存在著觀念的文化世界，因此地理不僅是一個物質性的地質狀態，還是人們生存於中、建構於內的符號世界」（注8），因此：「樓愈蓋愈高，建蔽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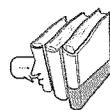
要求愈高，臺北的地也就愈顯不夠，除了買水田、填池塘之外，拆建矮舊平房時索性將它周邊的渠溝填占成陸地。於是原先臺北這裏一窪那裏一陷的小溪小溝全在不知不覺、不明年中遁形了。」、「七十年代初，七樓式的電梯大廈開始風行。隨即十一樓的、十五樓的，以及愈來愈高的，終至將臺北市由水平的都市整個變成垂直的都市。」、「從此，公寓風光成爲臺北主景，而進玄關先矮身與行走甬道地板會吱軋作響的平房點滴，漸漸遠去了。……」（頁39）

因爲後現代文化時尚迅速的發展，使人在目不暇給的變遷過程中，每隔幾年時間感就超越了一個世代一個世紀，從century到age再到decade，懷舊感滋生的時間量準日益縮短。（注9）

✻ 歷史眾生的失落

假如我們以舒國治《水城臺北》作爲出發點，就能看到臺北都市生活如何變遷。其中核心的概念當然是現代性，這是工業化所造就的「感覺結構」。舒國治《水城臺北》作爲一種實踐的文學分享了這些變遷經驗，舒國治的晃遊臺北城，透過書寫風格、書寫文本中指出了——「公寓時代之來臨，是水城變陸城很重要的因素」（頁35）。

臺北地區現代性、都會的景觀文化，成了本書被描述的對象，臺北得以在文字建構中慢慢形成清晰的圖像。於是，人們的「記憶」在公共空間的快速取代中不得被迫失憶，無法透過固定的地標、景觀和空間想像來固著既有的記憶，這種歷史與過往記憶的失憶徵候，不僅會造成深沉的憂鬱和失落，



更會使人無法找到藉以固錨的定位點。「記憶」對後現代文化研究而言，則是一種「歷史眾生的失落」。(注10)舒國治寫著：「四十年前，臺北很多的土地，人踩在其上，仍是踩在它一千年前即是如此的原始地態。所見的草木蟲魚，也可能是一千年來一逕有的。然這些皆可以在一、二十年間被改變殆盡。」(頁282)

我們再也找不回臺北過去的素樸歲月，由於臺北加速的現代化，湧動、撩撥出這記憶之都的最後滄桑奇趣，舒國治如此寫著並感嘆著：「如果我不懂領會壯麗偉岸的絕景，在於我原本就生長在臺北這小地方。湖南詩人易君左〈臺北卜居〉一詩：『鄰家牆角樹蔭濃，消受清花五月風』更是道出三四十年前臺北人家雖戶戶緊靠卻猶能受襲大自然佳氣的蝸居氛圍。這氛圍是我以及無數同儕自兒時至少少年一逕呼吸慣了的過日子藍本。」(頁13)

✧ 結 語

舒國治《水城臺北》充滿描述、嘗試理解與闡明空間現象的文字，利用臺北地方文學作為文獻來源或資料，於是《水城臺北》成為一組可供利用的地理資料。它協助創造了臺北過去地理的影像，對於不是生活/生長在臺北的多數人，「再現」先行於「現實」，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很多人可以透過舒國治來瞭解臺北，而不是親身接觸。

這是一本文學地景陳述的散文集，藉由文字描繪、探查臺北經驗中的地方感以及現代化之後造成的懷舊與失落感。

家園(與家鄉)感覺的創造，是文本中深刻的地理建構。(注11)文本中的文字本身就是歷史，舒國治鋪陳臺北周遭的老街、老巷、老景，顯示水城臺北的漫遊訊息與情趣，刻畫臺北生活的種種樣貌，呈顯五十年來臺北豐富、變化多端的城市景象。^{ISBN}

注釋

1. 許坤榮譯，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著，〈結構歷程與地方——地方感與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12月)，頁89。
2. 同注1，頁87。
3. 凱文·林奇著，林慶怡、陳朝暉、鄭華譯，《城市形態》(*Good City Form*) (北京：華夏，2001)，頁27。
4. 同注1，頁93。
5. 同注1，頁95-96。
6. 同注1，頁95。
7. 楊紅旗，〈文學地理學的格局拓展與理路開創——讀《空間與審美——文化地理視域中的中國古代文學》〉，《內江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7期，2010年，頁54。
8. 同上注，頁54。
9.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3年9月)，頁179-180。
10. 同上注，頁163。
11. Mike.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6年9月)，頁63。